

## 靈修、命理，再回到天道：一貫道倫敦佛堂的民族誌初探

楊弘任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訪問學者

### 場景一、倫敦佛堂

殘雪褪盡，這一天陽光露臉，金色的光線穿透了偶爾吹來一陣冷冽的風。2012年2月19日上午十一時起，倫敦地鐵維多利亞線 (Victoria Line) 東北邊終點站的 W 城佛堂準備迎接道親回來，同時，今天有幾位新朋友即將求道成為新道親。W 城仍在倫敦第三區範圍內，雖然地處東北，依倫敦人的認知，這不是最優渥地段或白人、日本人中產階級為主的社區，但也還是中等區位上下的社區。一貫道倫敦總會也設在這邊。從地鐵站走出來，大概要經過三、四個街廓，路上看到的臉孔有週日外出的白人家庭與四處遊玩的年輕人、黑人父母親推著娃娃車、加勒比海中南美洲來的活蹦亂跳的學生、穆斯林打扮的人們，還有，步履拘謹、衣著體面、週日還是提著公事包的黃皮膚專業職場人士，感覺應該是台灣或中國大陸的移民。經過三、四個街廓之後，佛堂所在地剛好位在純白人社區與多國移民社區的交接處，而且，聽說這座佛堂總讓體面的白人隔街駐足仰望，目不轉睛。

這天上午十一時，我與開荒點傳師 T 一前一後站在佛堂一樓門口迎接道親返來，突然聽到一串溫暖而趣味的聲音”Wai-O-Com, Wai-O-Com. Bu-Da, Bu-Da.”，轉頭一看 T 笑容滿面邀約對街仰望佛堂建築的體面白人，這位白人中產階級人士很禮貌從對街走過來，說了”Sorry, I’m just looking at the heritage.”點傳師用家鄉話台語問我：「伊底供嘎？」(華語普通話：他在說什麼?)我趕緊回說，點傳師慈悲，他在看古蹟，不是在看我們。點傳師笑嘻嘻說起，2008 年寶光建德前人指示買下 W 城舊市政廳(the Old Town Hall)、2009 年五月佛堂開幕之後，很多白人、非華人常會有興趣進來參觀，尤其每年四次官方規定的古蹟「開放日」(open day)，附近鄰里的白人、不是白人的西方移民、以及來自東南亞各國的華人都會來看看這座莊嚴、很有味道的舊市政廳。然後，從維多利亞式深邃

黑色的開闊旋梯蜿蜒走上三樓佛堂，有些人就求道了。不只是黃皮膚的華人，紅皮膚、黑皮膚、白皮膚的人們，他們也願意付出 10 英鎊「功德洋」恭敬跪在拜墊上領受三寶，成為新道親。喔喔，不可小看，原來”Wai-O-Com, Wai-O-Com. Bu-Da, Bu-Da.”這麼好用。跨越了華人文化生活交往圈，這棟建於 1876 年維多利亞式的舊市政廳協助明明上帝、彌勒祖師把白人的驕傲丟在對街，把他們質樸的一顆心帶進來。**這的確是一種不求而得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古蹟的象徵流轉，曲徑通幽，隨著旋梯轉進金碧輝煌的彌勒天地來。**

這一天陽光灑在街道上，有時讓人忘記外面仍是典型倫敦的冷風吹起，亞熱帶來的我們還是要把自己緊緊包起來。來自台灣的開荒點傳師 T，完全融入倫敦在地氣候、交通、人文環境了。**也許說「融入」有點不精確，應該說是完全能「挪用」(appropriate)倫敦，藉以鋪排亞熱帶來這裡的生活方式。**怎麼「挪用」呢？點傳師 T 與我在台灣中部道場相識甚久，典型家境清寒、年輕時當紡織廠黑手師傅、壯年時黑手變頭家開設小型紡織機械零件小工廠的背景；問起制式學歷，真的是僅僅六年小學教育後就進入工廠工作。在紡織廠，工廠老闆是一貫道早期點傳師，規定了所有受雇員工都需求道，於是清寒小子在道場中開始跟著研讀論語、大學、中庸、清靜經、心經，以致後來幫辦道務，1993 年四十歲時領命成為點傳師。沒有制式學歷，甚至沒有進入中學受教，意味著英文全然不通。然而，點傳師 T 的確已在倫敦常駐十多年，而且通過生活英文檢測已成為正式英國公民，平日開著車四處訪問道親、辦道，不時還需長途開車前往倫敦北邊的另一大工業城曼徹斯特(Manchester)辦道。喔，不，應該說開車是他唯一的交通方式。T 說起，不敢搭地鐵、搭公車、搭火車，因為一進入這些大眾交通建築裡，沒一個字看得懂、沒一句話聽得懂；在地鐵，T 會變成標標準準的功能性文盲。但是，生活跟辦道卻難不倒這位台灣中部來的、靈巧的黑手師傅背景、使命滿滿的點傳師。

2001 年奉命常駐倫敦以後，點傳師 T 必須自籌經費，開辦道務。一貫道寶光建德在東南亞經營不少企業，早期包含薄荷腦提煉工廠等事業相當成功，讓道場有海外辦道的經費來源。2001 年這一趟來倫敦，台灣中部道場以「製麵工廠籌辦處技術人員」身份，讓 T 能取得長期入境簽證；當然，這家權宜名義的工廠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T 笑容滿面很溫暖而穩重的回憶起來，1993 年起中部道場已來倫敦評估過，剛好有馬來西亞年輕道親前來倫敦修習醫學相關科系，此

後就開始設立家庭佛堂。轉折到 2001 年，中部道場決定必須有點傳師常駐，整體道務才有擴展可能。問題是，所謂「開荒」即是前往道的荒涼之境開啟新天地，在倫敦，一開始道也許是荒涼，但倫敦的歷史與文化絕對不荒涼，這裡的生活方式早已是歷史悠遠而且咄咄逼人，更要緊的是，倫敦的房租、交通、物價樣樣驚人。一個道務還不成熟等待開荒的地方，點傳師 T 能帶來的只有沒有市場價值的使命、承接起來的前期佛堂、以及滿身無用武之地的黑手師傅工夫；這一時期，一切都要點傳師與所有道親想盡辦法生存下來，進而「了愿」自籌經費來因應。

一開始，點傳師 T、以及每年前來三個月的講師辦事人員 L、已於倫敦定居在台灣唸完大學的另一位馬來西亞籍華人女學生 G，就這樣承接並開啟渡人辦道的神聖事業。還好，G 的馬來西亞英文應付生活事物還算綽綽有餘。初期的佛堂設在倫敦地鐵所及之外，必須從市中心轉搭火車，從東南線鐵道要再坐個三十幾分鐘，來到 A 鎮。這天點傳師在古典莊嚴的 W 城市政廳古蹟公共佛堂笑著說起，一開始在 A 鎮是「窮人區」，沒有經費，靠著台灣中部道場某位堂主投資了愿，先是以租屋方式、後來直接買下這棟三層樓政府公設住宅(council house)。雖說是「窮人區」，但倫敦房屋價格就是不便宜，更何況公設住宅並不是隨便可以交易的建築物件。總之，A 鎮的辦道據點就這樣確立下來了。

問題是，依照台灣辦道經驗，農曆初一、十五會邀請道親們回來佛堂慶祝，一起獻供、講課結緣並聚餐鼓勵素食。樣樣貴的倫敦，空有使命與黑手工夫的點傳師，如何應對這樣的「結緣聚餐」開銷呢？

A 鎮佛堂裡，佛桌上的彌勒祖師仍舊開懷笑著。傻弟子，會有辦法的，彷彿這樣說著。

## **場景二、兩個佛堂，一個向東、一個向西**

A 鎮佛堂裡，佛像、三盞佛燈、八卦爐、祖師爐、甚至是爐中的香灰粉末，都是初期開荒時幾位道親糊里糊塗一起帶過來的。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早期參與倫敦開荒的講師辦事人員 L 女士仍覺得相當趣味而神奇。當年在海關外迎接他們一行五人的馬來西亞學醫女學生，驚訝大家竟然在托運行李中連「香灰末」都帶來，而且，竟然還剛好有一位不認識的廣東籍華裔機場人員主動前來幫忙導引，直接順利出關。直到現在，這件事仍被道親們津津樂道，結論總是「不是人

的聰明才幹能做什麼，上天的安排才真是妙不可言」。

A 鎮佛堂全然向著東方。當然，我的意思不是坐西朝東的風水堪輿；事實上，為了配合公設住宅原有空間格局，佛堂方向還曾從原來方向剛好轉了九十度角。我問起精通風水的點傳師，他說兩個方向都好。全然向著東方文化，A 鎮佛堂設在二樓，佛桌上跟台灣家庭佛堂一模一樣的磁塑彌勒佛像穩穩端坐著，兩旁內側是觀音菩薩與濟公老師坐姿神像，外側則是法律主關聖帝君與孚佑帝君立姿神像。彌勒像的後方正中央畫匾，觀音菩薩的畫像裱裱得服服貼貼；左右兩邊的聖語牌匾，內側兩邊是「紫竹林中觀自在」、「白蓮座上現如來」，外側則是「思無邪何處非南海」、「志於道吾家即西天」。當然，最關鍵的三盞佛燈，仍是台灣寶光建德道場習用的銅製佛燈，正中央鏤空浮現「無極」兩字的母燈、兩旁的日月燈也閃閃發亮。*是的，依照多年社會人類學的觀察訓練，我絕對不相信這個佛堂可以直接渡到白人或其他膚色的西方人。光是解釋仙佛神聖，解釋牌匾的字面意涵與相關典故，大概所有西方人都會一頭霧水，無從皈依。事實也接近如此，這個佛堂非常罕見的機會下曾有幾位洋人前來求道，但幾乎都是求了三寶就不太可能再回來佛堂初一、十五聚會或聽課研習。*

但是，初次看到台灣家鄉的典型佛堂，我仍是一陣溫暖流過心頭。供桌上五盤供果，中間三盤仍是台灣習見的鳳梨，外緣兩盤則是香瓜。問起來才知道西班牙專門出口香蕉、鳳梨等水果到倫敦，這些水果也是超市中少數便宜貨。最好看的是佛桌上、以及佛桌外兩側的花朵。溫帶氣候下，花朵顏色鮮豔，很久也不會凋萎；這些花朵很英國，套句沒話說時老套的話說說，「相當維多利亞式家居插花風格」。尤其兩邊瓶花後方都開了台灣一般家屋不會這樣開窗的明亮窗子，天光引進來，鳶尾花像含笑的小天使佇立著。

這裡的確渡不到白人或其他西方人。點傳師 T 與講師辦事人員 L 都說起，這裡幾乎都是上了年紀的華裔越南人，祖籍都是廣東。從老人家開始渡來求道，後來家裡大大小小跟來，以至能成立「子弟青年班」、「讀經班」、「素食烹飪班」等等。有一次一個突然的因緣來到，L 回想起來，一位體面的越南人被找來求道，中產階級越南人是醫生，輾轉親緣關係被找來 A 鎮，據說他求道前雙手叉在前胸，一副不以為然的神情，求道後則說起自己當時想糟糕了，怎麼越走越進入「窮人區」，進入佛堂還想這下遇到騙子了。越南醫生後來雙手自動放下來恭敬站著，

直到傳過三寶、求完道、講解三寶時，越南醫生淚流滿面。講課的講師只能用華語普通話講課，現場必須由廣東話翻譯；講師一臉茫然，我講了什麼不一樣嗎？心境放鬆的越南醫生說起了，自己少小逃難出來，全身只剩唯一財產就是一幅觀音畫像，緊緊抓著畫像來到他鄉異地，到現在還供奉這幅觀音。當時講師依照道場指示，在海外華人圈傳道講課避免引起爭議，都改稱「觀音心法」而不稱「一貫道」。講師依照台灣講解三寶方式，比喻並演繹「觀音柳枝淨瓶」拿掉阻塞的瓶塞之後得道了，柳枝從淨瓶中長出，觀音悟得「玄關」一竅即是根本。當然，這樣稍嫌流於形象比附的比喻題材在台灣也正在進行教義轉型，但是，體面的越南醫生淚流滿面。是的，這麼多年來，觀音菩薩原來是要自己到這裡來找到觀音心法。*宗教中的許多靈感或靈驗事蹟，客觀上可分析為一種特殊的事件「錯接」(dislocation)，但在形而上層次上，要將幾個事件錯接得這麼恰當，從而對某些個人擁有不可替代的獨特重要意義，這或許就必須留出更大空間給人們做更多的體會與解釋了。*

A 鎮佛堂全然向著東方。農曆初一、十五，就是這樣的**時間範疇**，很快引起廣東家鄉的情懷。初一、十五的夜晚，在崇尚個人化生活風格的倫敦，這個家屋熱鬧無比，聽課聽到歡喜的笑聲陣陣傳出。點傳師 T 憶起，後來幾次在初一、十五聚會後，隔天一早在瓶花後方窗子上看到有人丟雞蛋，幾次以後，A 鎮佛堂初一、十五聚會就改成現在的中午過後時間，也不再有了洗佛堂的事件了。不過，這也表示這個佛堂的主要任務是接引廣東祖籍已從工作職場退下來的越南老人家，懂得初一、十五，懷念初一、十五，而且聚會時間不必考慮工作上班時間。

W 城佛堂則是全然向著西方。當寶光建德總領導人即身負天命的前人於 2007 年中前來視察倫敦開荒情況後，指示必須趕緊物色新的佛堂空間，而且因應西方人不習慣在別人家屋中集會，應該往公共佛堂的方向來籌畫。公共佛堂有兩個方式來設想，一是在倫敦郊區購買土地從無到有建立起新佛堂，二是購買既有公共建築重新裝潢為一貫道佛堂。考慮到辦道渡人與平日道親回佛堂的交通方便性，第二條路很快取得共識，機緣湊巧買下了 W 城的古蹟舊市政廳。接著是，這麼大的佛堂空間，該如何做空間設計呢？

一個有趣的討論出現了。前人多年推動新加坡、馬來西亞、澳洲、美國佛堂開設，有了一種「活潑辦事」的靈活度。前人原先指示，W 城佛堂不必設佛像，

就直接放上一座十字架即可；只要辦道講三寶、平日講課時帶回來大學、中庸等一貫心法即可。一定程度而言，一貫道儒釋道耶回「五教一理」的根本精神，在因應泛基督教文明時，真的很容易隨順因緣，形成一種活潑權宜又不失宗旨的外在形象。宗旨何在？就在傳道儀式的玄關、口訣與合同上，就在母燈、日月燈三盞佛燈的意涵中，就在「明明德」、「止於至善」的玄關修練法門上。

點傳師 T 沒有制式學歷，但卻有黑手師傅人生歷練而來的敏銳度。T 向前人稟報，基督宗教在英國已經沒落，如果在佛堂中只設十字架，西方人恐怕反而興趣缺缺。相當有意思，不懂英文，交往圈除了在風水堪輿很少數的情況下可能接觸到西方人，T 並無法藉由英文報章或文獻分析得知英國國教或基督宗教持續衰退中。黑手師傅點傳師 T，靠的是敏銳的生活眼光。一直協助物色適合的公共佛堂，T 原先把可能性放在倫敦等待出售的舊教堂之上。一個問題浮現了？為什麼那麼多教堂建築打算出售？除了歐洲經濟持續不景氣的因素之外，T 於是判斷出，在英國，人們已經不太上教堂了。宗教社會學一直有一項重要命題，亦即「西歐的世俗化」以及「美國例外」，也就是說，歷經啟蒙理性化幾百年之後，西歐逐步脫離視宗教為與生俱來的神聖帷幕，宗教的宇宙觀與實作儀式受到世俗理性不斷挑戰，但新大陸卻在清教徒持續移民後反而出現新興教派，宗教氛圍更加濃厚。同時，英國國教的聖公會(Anglican, or English Catholic)體系，固然是十六世紀時反抗羅馬教宗而成立的新宗教體系，但卻仍是天主教的信仰型態。最為鮮明的是，英國國教容許在十字架上放上耶穌塑像，一定程度上也不完全排斥焚香禱告等儀式，也就是說，英國國教信徒對偶像與香有較大的容許程度。於是，一貫道在英國，容易找到能坦然面對佛像、拿起香虔誠敬獻的洋人。黑手師傅點傳師當然不可能從英文文獻書籍知道這一切；但樣樣需要實作的生命經驗，讓他以不同方式得到這項重要結論，從而向前人做出關鍵建議，在英國或歐洲各國反而必須明明白白設立彌勒佛像。

W 城佛堂全然迎向西方文化，但仍堅守一貫道精神要旨。偌大的市政廳三樓空間裡，漢白玉材質的彌勒佛，漢白玉材質的母燈與日月燈，米黃色布面的拜墊，此外，其他所有佛匾、佛桌、供桌、牆面都是清一色閃閃發亮的金色。這些設計，最後都是來自前人的直接決策。清一色金色的牆面，其實是由近千尊金色小型彌勒佛塑像組裝而成，一方面呼應佛桌主色調，另一方面提供道親信眾認養祈福並籌措辦道經費。正中央一體設計的木質牆面，中間莊嚴宏大的金色牌匾浮雕

出「明明上帝」四個大字，兩旁各是「大學道千秋金鑑」、「中庸理萬古丹根」、「道在聖傳修在己」、「德由人積命由天」四大幅浮雕牌匾，一樣是純粹莊嚴的金色色調。這麼看來，就算佛堂最終不是只放上十字架的純西式安排，但色調統一、牌匾文字明確指向儒家心法，最後全部收攝在明明上帝與彌勒佛像上，這樣也已夠明確而統整了。比較 A 鎮佛堂，W 城佛堂只需說明明明上帝、彌勒祖師、三盞佛燈以及大學中庸就足夠了。這就是迎向西方的一貫道，迎向西方文明重鎮倫敦而能活潑應事的一貫道。

事實上，W 城舊市政廳依規定只能做教育與宗教用途，而且必須讓古蹟重要部件維持原貌。一開始 W 城古蹟主管單位相當疑慮，不時前來察看，怕重要古蹟變成傳統中國廟宇青黃赤白黑、龍飛鳳舞的樣貌；後來看到整體色調統整成金色，而且牆面清爽而莊嚴，主管單位反而相當開心，覺得古蹟得到適當活化了。

隨著道務開展，一對馬來西亞籍的菁英夫婦，先生在倫敦著名景點攝政公園內貴族學校教企業管理，妻子神學院背景，都能說上一口流利英文，夫婦倆也在倫敦住家開了佛堂。這個佛堂仍是活潑應事，沒有彌勒佛像，就是三盞佛燈，加上正中央一面圓形鏡子。以鏡子代替佛像，並不是一貫道在倫敦所首創，其他組線在台灣就已有這樣的佛堂型態出現過。點傳師說起，鏡子是「找回本來面目」，本來面目就是自性真佛。

### 場景三、權宜的命理，開荒白人文化的關鍵

1993 年一貫道寶光建德在倫敦開荒設堂以來，一開始幾乎是不太有機會渡人求道，後來在 A 鎮佛堂設立後，主要則是渡化廣東祖籍的越南華人老人家。*同鄉人群網絡*，一方面容易透過網絡持續增補信仰的組織成員，另一方面卻也很快形成一種文化同質性極高的內團體(in-group)。在這裡，大家分享有共鳴的苦難過去，抱怨生活中點點滴滴的共同經驗，期待在倫敦的下一代與未來。總之，這一時期的佛堂，相當內團體取向之下，不只無法渡化西方人，甚至連馬來西亞或新加坡華人都很難接觸到。

A 鎮佛堂時期，幾乎是把台灣佛堂文化直接移植到倫敦東南區來。農曆初一、十五的*時間範疇*，青黃赤白黑仙佛神聖的塑像以及崇尚中間為大、左尊右卑的*空間範疇*，讓廣東越南移民來倫敦的人們得到心靈的安頓與共鳴。同時，直接

移植台灣道場文化，「結緣聚餐」變成重要課題。先前留下的一個問題即是，樣樣貴的倫敦，黑手師傅工夫派不上用場的點傳師，觀望中而未全面經濟支援的台灣中部道場，如何供應初一、十五佛堂慶祝時，幾十人份的素菜餐點呢？

「撿菜」是這一時期一貫道開荒精神的最佳註腳。生活眼光敏銳的點傳師 T 與講師辦事人員 L，從在地道親這邊得知了，有一個大型蔬菜批發市場，每週末會把過期蔬菜搬運到市場外，等待銷毀。大型市場所在地，就是現在倫敦奧運會場的所在區塊；藉由奧運，政府當局想把東倫敦貧窮形象整體改觀。生活中的人們有其因應環境的存活之道，全心使命想辦道的生活達人，更是活潑因應一切。由台灣中部道場陸續輪派短期進駐的幾位點傳師，以及後來常駐的點傳師 T 與講師辦事人員 L 等幾位主要幹部，很快抓到倫敦「簡約生活」的潛規則，某個時間點、穿著要刻意邋遢一點，動員幾位道親開著二手車，就來到批發市場外挑選還堪食用的蔬菜。如果是不對的時間、不對的穿著，這樣「撿菜」的行為會以違反英國食品衛生、潛在食物中毒風險等說法遭到驅逐。「撿菜」回來，台灣式的素菜烹調，道親們感念天恩師德，聚餐結緣講課，學習吃齋。以英國倫敦大眾化的 TESCO 或 SAINSBURY 等連鎖量販店而言，100 公克至 300 公克一小盒青花椰、蘑菇、蘆筍或西洋芹，就要 1 到 3 英鎊(合台幣 50 至 150 元)，而這一小盒蔬菜恐怕不夠一家三、四口人一餐食用；就算在郊區各生活區塊的大型露天市集裡，固然 1 英鎊可以買到一盆以小盆子分裝的某類蔬果，但遇到初一、十五大型聚會，幾盆買下來這樣的開銷仍是驚人。於是，點傳師 T 感念上天慈悲，讓他有機會完全放下面子，修練本來面目，在當時如果不以身作則帶動道親們一起到批發市場撿拾完全免費的過期蔬菜的話，初一、十五聚會幾乎無法熱絡起來，鼓勵道親清口茹素這一修道重要課題也更沒有具體題材了。

因應海外開荒傳道的種種困難，點傳師 T、講師辦事人員 L、馬來西亞籍女學生 G，不得不看家本領傾巢而出。天性活潑的 G，開始在一些市集擺攤兜售東方意味的小擺飾，包含彌勒小佛像、十二生肖玉質配件、風水石等等，簡單營生，找機緣渡人求道。T 先是以製麵工廠技術人員身份取得長期簽證，當工廠在期限後未能成立以致這一身份失效時，T 還曾經承租店面開設街角咖啡館，延續取得英國居留權的資格，以便日後辦道方便性。T 說起，一開始生意還不錯，但真正要能成為穩定事業，必須有時間自行研發英國口味食材降低營業成本，但身為點傳師，週六日生意好的時候反而常常要拉下咖啡館鐵門，辦道優先。G 則說起，



夜裡揉著麵團，抓不準英式口味到底如何，有時不知不覺眼淚還真的掉下來，想到馬來西亞家人對自己的疼惜與不捨，來到英國早已取得企管碩士學位，為了渡人與辦道的方便，慢慢習慣於這樣非正式職業的生活形態了。當然，開設咖啡館的裝潢過程，T 的中小企業黑手師傅工夫完全派上用場了，以最經濟的方式，自行買材料處理木工、水電、地磚、油漆等等。後來在協助倫敦道親開堂或在外地安設臨時佛堂時，這些演練過的真工夫樣樣好用。所謂「開荒」，在這裡真真實實、有血有肉、有時有過熟的蔬菜氣味、有時也有揚起的木屑與塵土、有汗水、有委屈、有種種磨練的上演了。

後來，點傳師 T 的業餘興趣陰錯陽差變成了「聖凡兼修」的主業，命理、風水、測字、卜卦、堪輿，不僅成為生活收入的來源，還變成渡化西方人的重要媒介。T 從在台灣參與修辦道的壯年時期起，陸續拜師近十位，將風水、命理、堪輿學到極致；領命點傳師之後，因道場訓誡點傳師不能為人算命，T 能真正熟練運用這套術數的機會並不多。在寶光建德道場，幾十年來藉由由淺入深、嚴謹的研究班程，早已將「修道修心，修道不是探討術流動靜」、「不可修天機道、沙盤道」等等核心義理深植人心。到了倫敦，語言與師傅工夫都受到禁錮的點傳師，租金、交通、物價樣樣昂貴的生活處境，機緣湊巧反而開啟了風水命理的生涯。

*以風水命理維生，在道場論述中是一項有礙修辦道的禁忌，更何況是身擔天命的點傳師。但細究一貫道歷史，除了十五代祖師王覺一早年曾以算命維生渡化有緣之外，寶光建德兩位開荒新加坡的前人，也曾在觀音廟前擺攤算命，而其中一位前人就是決策倫敦佛堂風格的現任前人。我們發現，在一貫道拓展道務的歷史過程中，「命理風水」成為一項帶著內在張力的重要機制，每當道務困頓，則承載著華人文化深層神秘之處的「命理風水」就浮現出來，但每每又擔憂這會造成組織風險，畢竟過度崇尚術數極可能讓一貫道的根本精神扭曲了。無論如何，一次機緣之下，能以英語溝通的馬來西亞女學生 G 提起了，在西倫敦一帶的奧林匹亞(Olympia)展覽會場，一年數次固定舉辦「身心靈展覽會」(Mind, Body and Soul Exhibition)，但擺攤兩天費用高達 600 英鎊(合台幣約三萬元)。2003 年某個時機，點傳師 T 決定前往擺攤算命，試試此一事業是否可行。虔誠的女學生 G 在攤位前兜售華人文化意味的風水、生肖、玉器小玩意，點傳師 T 則在後面擺了桌子、掛起太極八卦招牌布簾，以最簡便的「象棋測命」迎向西方人。展覽會場收費甚高，一般民眾入場也需支付 5 至 10 英鎊(約合台幣 250 至 500 元)門票，*

因此，「身心靈」吸引的絕大多數都是西方人、白人中產階級以上人士，反而海外華人少之又少。點傳師 T 的算命攤位一擺攤就大為成功，初期以每位 10 至 20 英鎊、上門的顧客只需從三十二顆象棋中簡單摸出五顆、進行十餘分鐘象棋卜卦的解說即可，結果排隊門庭若市，兩天下來，盈餘頗為可觀。沒有出路的出路，點傳師 T 從象棋算命開始，名聲與網絡漸漸傳開，衍伸為不時幫一些白人、印度人事業家勘查家宅、庭園風水，而這些收費就以每筆數百英鎊起算了。隨後，T 也在倫敦重要的華人報紙上連載「風水、命理、靈修三部曲」系列文章，倫敦華人圈也開始知道有位來自台灣的風水師傅了。

**2006 年下半年是重要的轉折機緣，點傳師的風水、命理、堪輿，從餬口維生的工具，變成渡化有緣的方便法門。**這一年年中的身心靈展覽會，來了一對意外的訪客。馬來西亞籍中產階級夫婦先生 E 與妻子 S，本來是在一位白人靈修者攤位上問事，卻頻頻發出「不對、不對」之語。後來的戲劇性轉折是，這位也曾前來點傳師攤位算過命的白人靈修者將兩人引到點傳師這裡來，說了類似「你的師傅在這裡，是從東方來的」，就將兩人交給風水命理師傅的點傳師 T。先生 E 全然西化，從小被家人送到倫敦求學，直到現在任教於貴族學院企業管理課程講師，精通英語、但華語只剩下一點點簡單潮州話還能通了；妻子 S 神學院受訓背景，有深厚的基督宗教底子，生活的華語能聽能講、但不能讀與寫，英語則顯然優於華語甚多，而且，中翻英或英翻中的即席翻譯能力非常好。有趣的是，兩人都酷愛風水命理，家中裝潢擺設，固然是中產階級幽雅的风格品味，但處處仍可見風水考究的痕跡。

點傳師 T 在風水命理的專業上，完全讓馬來西亞兩位菁英人士折服，接著，點傳師藉命理分析指出兩人前世佛緣甚深，渡化他們前來 A 鎮佛堂求道。此後，S 女士成為點傳師 T 為西方人算命看風水的重要翻譯者之一，也逐漸因他們兩人淵源，渡到一些馬來西亞、新加坡旅居倫敦的華人。直到 2007 年寶光建德前人來訪視察，確認倫敦辦道已有根基，但直接裁示必須在中產階級區域找到公共佛堂所在地，以便一貫道能被更為廣泛的英國人士所認同。W 城佛堂開幕之後，經由 E 先生與 S 女士，許多白人中產階級學生前來求道，同時馬來西亞、新加坡已求道親或新求道親也逐漸成長，點傳師經由算命、看風水所成全的各色人種西方人也來求道，當然也少不了因為古蹟開放日進來佛堂求道的鄰里人士。有了 S 女士在場，儀式進行時的英文翻譯，講解三寶時的英文翻譯，私下聊天成全解

惑的英文交談，一切成為可能。

當初期的西方求道者出現之後，隨後就是人際網絡淵源了。我們看到，一些西方臉孔新道親因初期道親的引介，特別是原有一些靈修經驗的西方人很快認同一貫道佛堂。這些人可能是來自加勒比海千里達的法國後裔瑜珈修行青壯輩人士，也可能是穆斯林靈修者，或者就是鄰里中對靈修感興趣、對靈修有經驗的白人家庭主婦。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幾位年輕新道親，反而因為點傳師曾為某印度裔建築包商看過風水，結下深厚因緣後，當這些年輕馬來西亞青年因公司裁員失業時，反而藉由點傳師引介他們成為印度公司的「估料師」(quantity surveyor)等工程技術人員。爾後，當 W 城佛堂規劃藍圖出來之時，除了牆面、隔間等裝修部分委託廠商處理之外，這家印度公司與這幾位馬來西亞新求道親也為佛堂進行地板翻修、暖氣配置等工程。印度裔包商除了因風水結緣而來佛堂求道之外，同時也默默「了愿」奉獻了佛堂地板更新的大筆費用。

從 A 鎮佛堂撿菜辦道，到 W 城佛堂命理渡化，種種故事都呈現一些**時空組裝(asmblage)後的錯接**。寶光建德上海籍楊永江前人來台傳道的故事，身懷道場積累用於辦道的黃金，卻甘願在屏東市場撿拾菜葉維生，進而感動渡化了呂建德前人。邱耀德、林再錦前人奉派在新加坡開荒，兩人擺攤算命渡化有緣，隨後以道為重、回歸一貫。**這些故事現在以另一種形貌在西方文明重鎮英國倫敦重新組裝而再現(representation)**。已經文明化的台灣、在歐洲經濟衰退中對比出經濟榮景的台灣，種種因緣錯接之下，**卻仍是讓傳道者經歷「撿菜」的古典修煉情境，也讓傳道者取得正當性以華人文化奧秘之處的風水命理維生**。但是，這一次點傳師是真正熟練風水、命理、堪輿的專業者，而來自前人的訓誡與考驗也正是在這裡，前人審慎提醒點傳師本末輕重之所在，切勿把術數當根本而學庸心法反而忘卻了。

種種錯接與組裝之下，無論如何，W 城佛堂的確是倫敦一貫道各組線開荒經驗中，少數真正能打入西方人文化生活中的道場。

#### **場景四、從靈修與命理，一步一步回到天道**

2012 年 2 月 19 日中午十二時前後，倫敦 W 城佛堂開始本堂莊嚴隆重的午

獻香儀式。

多年來社會人類學的訓練背景，我以相機刻意搜尋各種膚色西方人在佛堂中的神情與姿態。相機引向一位虔誠佇立的西方人，膚色比歐洲白人略深，一進到三樓佛堂中即靜默不語，一直看向彌勒佛與佛燈，更鮮明的是，進佛堂後雙手一直抱著合同自然垂下。事後詢問其他道親得知，這是一位伊斯蘭教穆斯林，也自行進行靈修功課，在輾轉因緣介紹下前來求道，此後週日佛堂禮拜之日，這位穆斯林總是早早前來，但並不留下來一起用餐。依照道親們的解釋，伊斯蘭信仰，用餐時間不同於華人**時間範疇**，而且可能必須進行伊斯蘭禮拜儀式後才可用餐。總之，神秘嘉賓總是靜靜的來、靜靜的離去，認真的參與午獻香叩首禮拜。

一位膚色較白、身形高大的青壯白人男性晚了一些走進佛堂，這時已是坤道女性正在叩首禮拜的時刻。他直接走向乾坤分班後的乾道男性行列中。點傳師示意，一位英語通暢的台灣留學生跟青壯白人說了幾句話，對方點點頭走向佛堂拜墊後方的正中央之處，神情敬慎的向彌勒佛行三鞠躬禮。晚到的道親，就是以三鞠躬禮來代替原本叩拜禮節。看來就算是白人道親，佛堂中對佛規禮節也念茲在茲，毫不鬆懈。這位白人來自加勒比海千里達，祖先來自法國，已在千里達生根發芽好幾代，白人青年日後來到倫敦過生活。這位白人道親父子倆都是瑜珈老師，他自從被另一位白人朋友找來求道後，一進佛堂就有感應，「彷彿進入天堂」，爾後每逢週日都會來到佛堂，參與各種禮拜、研習、氣功與環境打掃等道務。

一兩位印度人也在佛堂中，神情自若，很想同時研習中文與氣功。一位在巴西寶光建德道場已求道、膚色較深的年輕人，目前在英國中部的知名大學修習碩士課程，學的是環境管理，剛好以 W 城這一區域為調查案例。巴西學生在佛堂中安安靜靜，一到樓下就活蹦亂跳，今天他帶了一面巴西鼓來佛堂，三不五時敲敲打打，其他人也感染一股熱力。

幾位家庭主婦模樣的白人婦女，其中一位也是一進佛堂就緊抱合同，另一位神情虔誠該站就站、該跪就跪、該叩首就叩首。到了下午道義研習時間，這位同時修習印度教靈修的白人媽媽幾度舉手回應或發問，問的問題相當契合修道，總是關於人一旦生氣時如何用三寶化解怒氣，或者能不能用念力讓自己懷孕的女兒、肚子裡未來的小孫子感受到好的能量等等。

一位皮膚白晰，來自烏克蘭的年輕女孩虔誠站著，穿著很有西方女孩的風

格，但神情帶著憂鬱。一樣，她先前也在古蹟佛堂求過道了，現在每次回來禮拜、聽課，最後也都拿起拖把幫忙打掃佛堂、講堂與其他空間。烏克蘭女孩今天還特別商請點傳師為她算命，遭逢人生困境，正猶豫應該繼續留在倫敦還是轉往其他國家。點傳師為她解析一生命運與今年流年運勢，說起基於她個人好的機緣發展，她應該考慮轉往其他國家，但記得要請一尊彌勒小型佛像，隨自己到哪裡都要好好禮拜，也不要忘記三寶心法。點傳師說如果基於道場公務，應該是盡量把人留在倫敦；但客觀的流年命盤顯示，要讓烏克蘭女孩離開倫敦才有適才適性的就業機會。這天晚獻香時，看到烏克蘭女孩難得的幾抹笑容，仍是虔誠站在佛堂裡。獻香後，認真拿起拖把把許多神聖的與凡俗的空間打理得乾乾淨淨。

這一天整個本堂執禮過程是由乾道男性擔任，執禮人員則是以馬來西亞籍能以英文、廣東話同步輔助者最多，新加坡、台灣執禮者各一位，各國華人年輕人井然有序又不失莊嚴的進行著。點佛燈則是由鄰里中一位汶萊華人長輩來演練，穿著很紳士、英語相當道地、華語則是正在學習。每當需要複雜講解儀式意義時，則是 S 女士以流暢易懂的英語進行同步翻譯，一些情況下，還必須加上另一位道親以廣東話重述一次。

這一天下午二時半辦完道之後，點傳師上場講課，課程內容是「去妄留真」。點傳師先是說明今年是龍年，本月份有些人在命理上是正沖或偏沖，面對人人渴望擁有的名情財，在遇到沖煞之時，人應該如何應對，才能將陰陽兩面平衡得好。點傳師演繹易經「天雷無妄」之卦，說明天在雷上，遇到打雷之時，人的正常反應就是好好躲在家中，甚至有修養的人開始會警醒自己做人做事、俯仰無愧。天雷出現，不是鼓勵積極進取的時刻，而是要有修養守成之時，蓄積能量、等待下一輪好的時機。講課時，提及英國經濟不景氣、失業裁員等大趨勢，也舉例說明兩個公司員工也許某甲比某乙有才幹，但升遷時某乙卻先於某甲。如果是某甲的朋友，我們是不是會一起抱不平、建議某甲乾脆請辭走人？講課繼續下來，一個求過道，懂得用三寶修持的人，這時會反觀內在自我，知道時勢機運各有不同，像彌勒佛一樣寬容大度，很誠心跟某乙恭喜。點傳師說了，最後結局可能是，某乙因為某些原因必須離開公司前往其他地方謀生，那麼，因為某甲結了善緣，公司主管、某乙都歡喜讓某甲名正言順替補上原來這個升遷位置。如果某甲大發雷霆，整個故事就會往壞的因緣方向發展，而人所渴望的名情財，一一會受損。結論收在人要如何去妄留真、除濁留清。整節課程下來，白人主婦眼神發亮，真心

鼓掌後立即在座位上提問，如何做可以讓自己不生氣？三寶怎麼用？即席流利翻譯的 S 女士，此時直接變成修辦禮節成全的幹部，跟白人主婦說明問問題要舉手、請示、恭敬站起來，白人主婦於是歡喜站了起來。但不知不覺大家又回復西方提問的文化傳統，很高興坐在在座位上立即回應了，女性提問的比例還遠遠高於男性，洋人女性一提問開來，洋人男性也跟著被炒熱欲罷不能。同時，一早來到佛堂神情有點不悅的華人與西方血統混血的十六歲小女孩，外表已全然是西方臉孔，這位上午在佛堂中唯一一位叉著手、兩腿前後交叉站著的小女孩，此時也舉手發問，自己很容易生氣，怎麼用三寶可以不生氣？聽完了點傳師與講師的回應，兩人都心滿意足。這也是我這天第一次看到被爺爺、奶奶硬帶來佛堂的小女孩露出笑容。點傳師說了，除了動用三寶、回歸內在自我之外，隨後還有動態的氣功教學可以輔助身心靈平衡。晚獻香時，十六歲小女孩安靜站著、恭敬站著，很開心被安排就拜位。晚餐前，小女孩開始主動幫忙整理環境、排列桌椅。神奇的佛堂。Welcome, here is the home of the Buddha, here is the way leading to the inner nature.也許又是一個真實的見證，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珍貴神蹟。一天不斷拍了這位小女孩的眼神、手勢、站姿，從金色陽光灑下的上午，到燈光明亮的晚間，一天之內，人的姿態可以變成柔轉，一定是心先變柔軟了。此時此刻，我暫時拋下社會人類學客觀觀察、交叉檢證的眼光，我由衷品味著這一些小小的轉變，這一些歡喜的微笑。